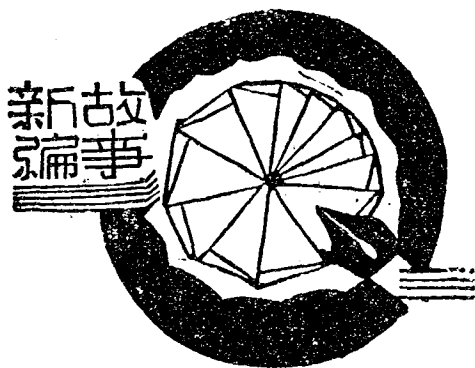


在西北原野



李昌麟於西京

南院門书店

馮 清 文 著

勝利出版社陝西分社印行

在西北原野

- 一、光明在我們的前面.....一
- 二、抗戰的大門給誰鎖住了.....二
- 三、理想的學校.....四
- 四、美麗的憧憬.....六
- 五、執紅纓槍的漢子.....七
- 六、淒涼的延安.....九
- 七、犢弟有點怕.....〇
- 八、歸龍景象.....二
- 九、新課目.....三
- 十、我成爲一個模範學生.....六

在因老原野 目次

11

- 十一、我怎樣入了黨……………一七
- 十二、瑛弟的誤會……………二〇
- 十三、我做了新聞記者……………二一
- 十四、離陝前夕……………二三
- 十五、捐稅網……………二四
- 十六、邊鈔……………二八
- 十七、仙女牌的香烟……………三二
- 十八、百萬擴黨運動……………三五
- 十九、擴軍三部曲……………四〇
- 二十、三民主義的新政治……………四五
- 二十一、第八十三號指示信……………四五
- 二十二、張蔭梧逃走了……………四八

二十三、摩擦專家的失敗.....	五〇
二十四、魯村事件.....	五一
二十五、河北水災.....	五二
二十六、瑣弟真的退癩了.....	五六
二十七、老者之言.....	五七
二十八、老趙瑣弟都是托派.....	五九
二十九、我的懺悔.....	六一
三十、請你們裁判罷.....	六二

在西北原野 目次

在西北原野

一、光明在我們的前面

八月一號早晨，天還沒有亮，老趙就把我和玟弟喊醒了。老趙說：

「你們還睡呢，你聽！你聽！」

我們側耳聽見外面雜沓的叫賣聲，分明是沉重的湖北腔調，知道漢口快到了，三個人槍着伸出脖子，可不是嗎，車頭已經緩緩地入站了。老趙高興地跳起來，忙着收拾鋪蓋捲兒，玟弟却悄悄地在流着淚。

「玟弟！」

我喊着，玟弟沒有應，祇是凝靜地望着遠方。太陽還沒有升起來，大地上祇是朦朧的影像，視線超出十步以外，就要模糊不清了。

在西北原野



「你是想着北平的家？」我問：

立刻，黃弟好像被追逐的野獸，負了傷，蓬頭垢面的哭泣起來。我也禁不住感嘆地流淚。隱隱地彷彿看見古城的黃瓦，聳立在夕陽風沙之中，漸漸地遠了，隱沒了。北平的風沙呵，我們生長安息的故鄉！孩子們懷着忍辱的心，載着負重的身軀，第一次踏上了流浪的征途。然而，孩子們如何能够一刻忘記木屐兒踐踏下的故鄉呵！

走出法租界，車和人熙攘的來往，太陽剛從東方探出頭來，老趙看見我們紅潤的眼睛，笑了，說：

「伙計，光明在我們的前面！」

二、抗戰的大門給誰鎖住了

漢口對我們完全是陌生的，我們想找一點抗戰的工作，或者隨便什麼職業也可以，但是一直沒有結果。武昌住了將近六個星期，算算剩餘的財產，祇有十四元零五分，最多也祇能

維持四天的生活，情形是一天比一天急迫了。瑛弟清早照例去民教館看報，每次總帶些令人興奮的消息回來，比方我們的軍隊又在北四川路大勝，敵兵傷亡逾萬，這自然會叫人熱血沸騰。但是興奮之餘，還是不免想起工作來了。我們也應該盡一分力量才是，並且，更嚴重的是，我們要生活呀！

於是我們仍舊注意廣告，到第六部去登記，寫大批求援的信，雖則我們還是接連地失望。

第五天老趙賣掉他的戒指。

第十二天我典出一件皮襖。

第十六日，典皮襖的款子也快完了。國軍已經從上海退出，蘇州岌岌可危，政府、機關、學校、團體……，大家都爲着撤退的工作而忙碌，一時不容易恢復屬詳靜寧的秩序，大量的難民從長江湧了進來，謀事是愈加困難了。我們初來漢口的一線光明，現在似乎漸漸黯淡下去。瑛弟尤其不瞭解這種非常的狀態，說：「抗戰的大門一定是誰鎖住了，否則我們怎

絕看不見外面的光明？

三、理想的學校

然而就在第二天早晨十一點鐘，老趙與高采烈地從外面回來，快活的不停地吹着胡哨。他說：「一切都不成問題，一切都有辦法，一切都圓滿解決了：那神氣簡直叫人不能不相信。璜弟性急，搖着他的肩膀問：

「趙哥，告訴我們罷，——有什麼好消息？」

老趙瞧着璜弟那副焦急的模樣，想起三個月來的甘苦，不禁覺得無限的憐愛起來。他很溫和的安慰璜弟道：

「我們現在可以進學校了。」

「不要學費嗎？」璜弟問。

老趙得意地點點頭。

「不過，瑛弟又發生問題了，我們離開了家，離開了學校，爲的是參加抗戰工作呀。」

現在我們又回到書房裏，不是——」

老趙不讓他說完，趕緊搖手，插嘴道：

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這個學校不是平常的學校，六個月就畢業，而且學的是抗戰技術。」

「畢業以後，我們不會像今天一樣，到處找不到工作嗎？」我也表示疑慮起來。

「這個，」老趙完全像一個熟練的律師，「這個並不要緊，學校可以介紹工作。」

我們却喜歡得直跳，老趙從衣袋裏掏出一份簡章——抗日軍政大學的簡章，果然一行一行明明白白的載着。瑛弟是初中三年級生，看見「大學」字樣，又重新發愁起來。等到老趙說明連「文憑」也不要，他才算是真正快活了。

兩個月來的流離，困苦，焦急和失望，現在通通烟消雲散，我們一切的犧牲，似乎都有了代價。有這樣一個學校，而且是末學，不收一切費用，還教我們抗戰的技術，和分發抗

戰的工作，六個月就能畢業，又不要文憑，這真是太理想了，我們一切的犧牲，都不算枉費，前面又有光明湧現了。

四、美麗的憧憬

我們三人都考取了抗日大學。

爲了籌劃旅費，我買了兩套西服，老趙買了箱子，瑛弟連姑母給他留做紀念的鑽戒，也都押了現款，一共湊足了一百五十塊錢，算算去陝北的路費，大約也够了。

陝北是什麼地方呢？瑛弟查了地圖，又查了歷史教科書，跑來告訴我們：從前秦始皇派遣大將恬蒙，率領三十萬大軍，北逐匈奴，就是那個地方，至今沿着無定河上溯百里，還有巍立的蒙恬墓。衛青霍去病也曾在那里立過彪炳的功業，郭子儀曾在那里大破契丹入侵的大軍，韓琦范仲淹討伐西夏，曾就駐節延安，陝北原是我們民族英雄立功的所在，而今又寄託了我們新的理想。我們多麼渴望着向長安呵，那燦爛眩目的古都！

五、執紅纓槍的漢子

十二月十二號，南京淪陷的清晨，我們正繞過黃帝的陵寢，跨過洛川，走進邊區的疆界。鄭縣，入境不遠，便有一個執紅纓槍的漢子攔着要「路條」；當我們說明是抗日的學生之後，他沒有留難，就讓我們通過了，並且還熱心地指點路徑。

途中瑣弟說：

「不知怎樣？我總覺得這個地方有點怪。」

「怎樣啦？」老趙偏頭問：「小弟弟又有甚麼感想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我祇覺得這里，比旁的地方有什麼不同的。」

可不是呢，我心里也有這樣的感覺，祇是找不出究竟有什麼特別的地方。山還是縣亘着山，風沙還是接連着風沙，一切還不是和長安一樣嗎？我倒要知道瑣弟有沒有新鮮的發現，

我問：

在西北原野

「說說看，這里究竟有什麼別緻——我瞧不出來。」

瑣弟可真有趣。他說

「你沒有看見那個拿紅纓槍的漢子嗎？我們從前——無論在那里——都祇看見穿黃制服的警察，或者穿灰藍衣的大兵，沒有看見這樣短裝，——不穿制服——背紅纓槍的漢子。」

「對了。這倒是特別，這里的人不受穿制服？」我說。

「這有什麼末要緊呢，不穿制服有什末要緊呢！」老趙急急的辯護道。

「我不過覺得有點特別，也並沒有說要緊呀！」瑣弟表示反抗的態度。

「並且，」老趙更進一步的辯說：「你看這些漢子都很和氣，比漢口的警察要和氣多了

瑣弟也是一步不讓，更加銳利的諷刺道：

「正是呢，我正覺得他們和氣里有點蹊蹺——總之，不很正常。」

於是老趙批評瑣弟有奴隸性，傳統的習慣太深，平常太多冷酷的經驗，偶然遇到禮貌的

態度，就反而要奇怪起來了。瑣弟堵着嘴沒有答覆，兩人搬抵了一陣，到延安時，又都高高興興地在一起了。

六、淒涼的延安

延安是一個破碎的古城，城裏沒有完整的屋子，也沒有居民，炸彈把房屋都毀了，到處是彈坑，街上堆滿了瓦礫，就是那個高聳凌雲的鐘樓，四個角也給炸了三個，樓壁像破棉襖一樣，一片一片的撕得稀爛，祇剩下一口古銅的大鐘，寂寞的懸在半空。

十二月的風刮着，吹着大塊大塊的雪片，延河全給凍死了；冰，從河面結到河底，堅實而明亮。每天早晨，東關一羣一羣的老鄉，趕了毛驢，駝着貨物，從冰面上走過，到南門外新市場做買賣。除此以外，在延河就很難看到人影了。

緊靠延河的東岸，在不到二百米遠的一條線上，勻整地散佈着二十多個五百磅的炸彈坑，每個坑的直徑有四五公尺，坑與坑間的距離，最近的連在一起，遠一點的也不過十公尺，

在西北原野

現在都儲滿了冰雪。

「多麼淒涼的景象呀！」我們心里想着，然而都不肯說明；當我們聽到山溝里吹起激越的軍號，看見那些活潑的青年們，從密洞里將出來，生龍活虎般唱着不入調的歌，我們又完全恢復艱烈的情緒了。

抗戰不是安樂的，我們也不是尋樂來的；艱苦是我們的本分，那麼還有甚麼失望呢？

第三天我正式入了抗日大學，被分派到第三大隊——在離延安九十里的小鎮。瑣弟因為年紀小，程度較次，改入陝北公學，老趙對於藝術特別有天才，聽說魯迅藝術學院已經成立，決定到魯藝去。離開北平後的流浪生活，現在總算告了一個段落，然而想到幾個月來形影不離的患難伙伴，一旦分手，却又無限的慘然！

七、瑣弟有點怕

我翻身到炕上的那一天，瑣弟還沒有走，他正等候同伴，一道步行到他的看花宮裏才散

公分校去，隨行時瑛弟悄悄的將我扯過一邊，悄悄地说：

「文哥，你走了，常給我來信。」

「那還用說嗎？」我緊緊地握着他的手：「姑媽有訊，也不要忘記告訴我。老人家嚴望孩子，在外面不要懶。」

瑛弟應着，半響沒有話說。

瞧瞧時間，祇有五分鐘就要出發了，我最後一次問瑛弟還有沒有話，瑛弟才紅了臉說：

「你們走了，我有點怕。」

「怕生嗎？」我低低問。

「不，我覺得這里有點怪，我不慣；就是呼吸我都覺得窘促。」

我笑了，我告訴他這就是怕生的現象。

瑛弟仍舊是固執的脾氣，一直堅持他的見解，不承認他是怕生。他說：

「這里的人很厲害，不許人隨便說話，意思和他們不同，就要受到批評——而且字眼我也

在西北原野

一二

不懂，什麼主觀客觀的——」

時間已經到了，璜弟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完，我祇好安慰他「慢慢就會慣的」，這樣我們就匆匆離別了。

老趙從魯藝回來送我，也沒有趕上，後來接到他的來信，說璜弟陪他玩了半天，並沒有什麼異樣，我才放下心來。

八、蟠龍景象

蟠龍在延安東北九十里，位置西北高原，氣候寒冷，八月就見雪飛。從延安出發，經過橋兒溝，關房，涉過延水，爬上一座矮山，在一條祇容得下兩人讓路的狹嶺上，走半點鐘，下得山來，蟠龍就在望了。

那是一個荒涼的小鎮，祇有幾十間平屋，一條短窄的街道，兩旁疏疏落落的店家，滿街是黃沙和紙屑。我到鎮上的時候，雪已經止了，祇見一兩隻老鴉，傲慢地在屋頂上，「呀，

呀，「地叫着。

鎮上每隔五天有一個市集，四鄉民衆都來趕熱鬧。各種各樣的土貨，滿街陳列，趕集的男女，頭上都包塊青色或白色的手巾布，男的大都手中拿着旱烟桿，一邊走一邊抽，很有一種悠然的風度。

鄉村里聽說都有組織，壯丁編成自衛隊，未成年的兒童加入少年先鋒隊，婦女或者參加慰勞團，或者參加識字組。自衛軍的工作，經常是盤查放哨，一有事故，就手執紅纓槍集合。少先隊的兒童們，每天腰里掛着木製的大刀，或是木梢做的盒子砲，在刀柄和槍柄上，都纏着一塊紅布，表示着另一種主義的標誌。

瑛弟也許是對的，他說的一種奇怪的感覺，如今又在我的心里活躍起來。這里該還是我們的祖國吧？怎麼這里一切情形，都和外面不同呢？

九、新課目

不久我接到瑛弟的來信，說起陝北公學的情形，字里行間，隱隱流露着一種不愉快的情緒。他說：

「陝北公學一齊有兩千多名學生，分校設在枸邑的一個小鎮，名叫看花宮，相傳是楊貴妃看花的地方，不過現在祇剩下一座荒涼的村落了。」

「這里學生程度的差別，真是天懸地遠，有的中學已經畢了業，有的還不認識幾個字，也有陝西本地的學生，我們稱做「土包子」，他們多半是常識缺乏的，我們很瞧不起他們，有時候還不願意跟他們在一起。」

「我已經上了一個星期課，都是些新課目新教材，與外面的學校不同。比方中國問題，是這里主要的課程，何幹之來教我們，第一天他就講統一戰線，講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。他說，中國社會的性質，決定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。他說話的態度是那樣熱情自信，以致許多同學都相信他，我呢，我總覺得疑惑惑的，我承認我還不很懂。」

「社會科學和民衆運動，也算是兩項重要的課目。文哥，我相信社會科學是一種高深的

學問，我現在的知識，還不够了解它，比如生產方法和人類社會的存在與發展，究竟有什麼不可分的關係，我始終摸不清楚，倒是「民衆運動」聽來很有興趣，邵式平是教授，他常常用俄國內戰做例子，反復解釋，我們喜歡聽的不是這個，而是他的組織民衆的技術。文哥，他們爲了動員民衆，真是無孔不入哩！

「此外軍事常識，和外面的內容並沒有顯著的分別；不同的是基本動作不注重，而多打「野外」。教官說，這個道理叫做「反形式主義」，這樣一解釋，我們反又鬧不清楚了，不過不清楚也不要緊，祇要順他的意思做，總沒有錯；祇怕太清怨，提出什麼問題來，那就麻煩了。」

「文哥，我還是從前的感想，這裡的情形使我害怕，這裡的空氣好像把我窒息着，這裡的先生們好像對誰懷着極大的憤怒，他們不肯同情我們的困難，動輒批評，鬥爭，說服……文哥，我已經被批評好幾次了。」

「三個月畢業以後，我打算走，你呢？」

在野

我結果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安慰他，說明抗戰是艱難的事業，希望他忍耐下去，過後我也漸漸忘記這回事了。

十、我成爲一個模範學生

抗大的教育雖然不像我們理想的完善，也許恰巧與我們的理想反，不過我還是盡力的學習，盡力使我自己能够適應環境。

我每天和別的同學一樣，勤懇地研究馬列主義，同時忍受生活的熬練。我已經能够單食小米和青菜，而不需要補充；我踴躍地參加各種坐談會，討論會，而不感覺得疲倦；每逢中共要人的政治報告和時事報告，我是必定參加的，從沒有脫過一次。因此我被譽爲抗大的模範學生，政治指導員很表示滿意，給我最好的紀錄。

漸漸我和這裏的同學都熟識了，其中和我最接近的，是一個名叫王冕的青年，他祇比我長兩歲，但是無論對於什麼事情，他都顯出老練得多，後來我知道他就是抗大共產黨部宣傳

組長。

每天晚餐以後，我們有三十分鐘的休息，這時候王冕就會來邀我到河邊去散步，和我討論學校問題和家庭問題。他真是一個好人，無論什麼細小的事情，都很熱烈的關心我。我呢，什麼都不隱瞞的告訴他，我們怎樣從北平逃了出來，怎樣到了漢口，怎樣渴望着奔向光明的延安，以及瑣弟最近的灰心等等。他默默地聽着，總是一副同情的態度，最後他常常用堅定的口吻說：

「我們這裏真苦，不過，文生，我們都是青年，我們不應該怕苦。」

他的意見是對的，我們都是青年，我們不應該怕苦，從此以後，我對這裏的一切缺陷，便很快的完全諒解了。這里的人那樣緊張，批評，鬥爭，都是爲了克服環境呀。

十一、我怎樣入了黨

一天傍晚，王冕和我談到事業問題，他說：

在西北原野

「我們每一個人，總不能庸庸碌碌的生活一世，應該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。」

這真是一個重大的問題，過去我也常常想到，但總覺得渺無邊際，不知怎樣入手才好。王冕比我識見得多，看他有什麼方法呢？我用期待的眼光望着他。

於是他繼續說到：

「在現今複雜的社會中，個人總成不了偉大的事業，他必得有一個團體，也就是說——有一個立場。……」

這是真的，我時常覺得我自己很渺小，成不了什麼事業，我應該加入一個團體才對，因此，我說：

「我不知道什麼團體好，也不知道別人要不要我。」

王冕聽了這樣幼稚的口吻，幽默地笑了。他拉我坐在一塊岩石上，手里玩弄着黃沙，慢慢地告訴我，目前中國有兩個最大的政治團體，一個已經如日中天，達到發展的最高階段，漸漸要下坡了；一個還剛剛興起，光芒萬丈，前途無量，最後他的結論說：

「我們必須加入有希望的團體，我們前途才有希望。」

我完全同意他的主張。這樣不久，我就成爲一個共產黨員。那時黨部正在發起四大運動，就是：

一、百萬擴軍運動

二、百萬擴黨運動

三、千萬囤糧運動

四、萬萬積金運動

據王冕說，四項運動成功以後，革命的高潮就快到來。那時候我們不再從事秘密工作，而要參加公開的政治鬥爭，那時候日本軍閥已經深陷在戰爭的呢沼中，或者甚至已經喪失了政權；而國民黨經過長期的消耗，也必定奄奄一息，我們養精蓄銳，待機而動，一定能够掌握政權，建立蘇維埃，打通河北到蘇聯的路線，那麼全世界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口，三分之一的土地，都要成爲我們的領土了。我們多興奮呀，我們不將成爲初以權的領袖人物麼？

夜里我做了一個夢，看見許多人在我面前頂禮膜拜，又看見許多人哭泣，我於是覺得自己偉大起來。

十一、璜弟的誤會

璜弟繼續有信，對於現狀，更表不滿，最激烈的言辭也漸漸用上了；他反對黨的開荒運動，他說根據他的調查結果，所謂荒地，實在是小農們辛辛苦苦開闢了的地，開荒不過是沒收土地的一種變名，在開荒政策之下，大多數農民喪失了賴以生存的工具。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復他才好，和別的事情一樣，我仍舊毫不隱瞞地告知王冕，徵求他的意見。可怪呢！王冕居然承認璜弟的調查沒有錯，「開荒」就是「沒收土地」的一種手段。「不過，王冕解釋道：「我們的黨始終沒有放棄沒收土地的政策，並且時時刻刻把握可能的機會，預備恢復過去的口號。你想，我們的黨要生存，要發展，不能沒有經濟的基礎，不能沒有無產的羣衆，不能沒收土地呀！」至於璜弟本人，王冕認爲他是天真的孩子，還不明白政治的意義，這

種人應該努力說服他，「百萬橫黨運動」，「說服」也是一種要緊的手段呢。

我於是寫了一封詳詳細細的信給瑛弟，將王冕對我解釋的意見全部介紹給他，寫完以後，我覺得很快樂，因為王冕告訴我說，我已經很忠實地執行黨員的任務了。

十三、我做了新聞記者

慢慢地，我在抗大的聲譽更加增高起來，學期將要結束的時候，校里舉行一次革命論文競賽，題為「新階段」，要我們詮釋毛澤東同志的論文。我平常聽見王冕的解釋，早已澈底明瞭其中奧義，所以這次競賽，我便獲得了第一名的榮譽，這使我更加感激他了。

畢業以後，同學們都分派了工作。黨支部特地找我去談話，徵求我的意見，問我是否願意升入邊區黨務學校，將來可以充任邊區幹部。我表示願做一個新聞記者，一方面考察邊區人民的生活，同時也盡一分宣傳的責任，支部的委員結果允許了，剛巧民革社需要一個外勤，經過黨的介紹，我就擔任了這個職務。那時候敵人正準備第二次進攻晉冀察邊區，軍政民

代表大會閉舉不久，工作亟待展開，社里要派我渡過黃河，親去考察實況，我欣然接受這一個命令，決定短期以內動身北上。

在出發以前，社里給我一份油印的宣傳綱領，規定五項辦法和三項原則。五項辦法是：

- 一、借「三民主義」口號，宣傳馬克斯主義。
- 二、借「抗日」口號，擴充軍隊。
- 三、借「民主」口號，爭取地方政權。
- 四、借「進步」口號，領導青年運動。
- 五、以漢奸、汪派、托派、親日派、妥協、投降等名詞，打擊敵人和國民黨中頑固份子。

三項原則是：

- 一、對於聯聯和黨有礙的，有一分應該發現十分。
- 二、對於蘇聯和黨有害的，絕對否認。

三、對於國民黨，表面上要避免採取激烈對峙政策。

我對於五項辦法的意義，完全能够理解，就是三項原則中最後一項，我也覺得很合理。我所不能同意的，就是第一第二兩項原則，明明祇有一分有利的事情，誇大到了十分，別人會相信麼？明以是有害的事情，根本加以否認，恐怕也不很容易掩飾吧？我因此將這個疑問，和王冕談過，同他有何意見，他很興奮地回答道：

「這個原則是很正確的，黨的意思，就是要放寬定價，讓別人打折扣。你想，別人縱然不完全相信我們的報告，打了六折，五折，或甚至於四折，也是於黨有利的，因為折扣下來，銷數日，還是比我們確實的數目大得多。」——所以定價不厭其高。

這樣連帶第二個原則的意義，我也就明白了。仔細想想，黨的宣傳政策畢竟高明，我們如果將有利的事情，一分說成二分，再給別人打了折扣，不是要虧本麼？

我這樣研究宣傳綱領以後，愈加胸有成行，知道如何做一個摸範的新聞記者了。

十四、離陝前夕

在西北原野

離開延安的前一天，得到老趙的信，說他在魯師畢業以後，預備幹政治工作；又說很久不知道璜弟的消息，有人說璜弟已經失蹤，老趙想親去陝公一趟，看看實際情形，因為璜弟將近兩個月沒有復信了。

老趙的話提醒了我。近來我在學校里工作很忙，自從入黨以後，又常常參加各種小組會議，興奮和熱烈的情緒佔有了我，使我暫時忘記了私人的一切。現在計算一下，的確將近兩個月，璜弟沒有信來了，最後的還是他攻鑿開荒政策的那封信。難道璜弟真的出走了嗎？又回漢口去了嗎？還是別有緣故呢？

當天我很感到不安，姑母慈祥的面容，含淚的叮嚀和璜弟天真而懇切的語言，都在我的記憶中復活起來。我難以抵抗那記憶的嚙咬，我太疏忽璜弟了，我辜負了姑母的重託。立刻，我寫了復信給老趙，催他趕快到陝公去，打聽璜弟確實的消息，我信尾告訴他一兩天內立就要動身到山西去，如果有確訊，請寄臨汾黨部轉給我。

十五、捐稅網

我是從風陵渡過河的，入晉以後，我的第一個感想，就是新成立的邊區政府，對於黨的團員運動，執行得非常認真。特別是「萬萬積金運動」，正在雷厲風行。無論從捐稅政策上，金融政策上，或貿易政策上，都可以看出新政府的苦心孤詣，無微不至。

就以捐稅政策來說罷，新政府創立了一個「合理負擔」的辦法，使得人民不分貧富，都要盡量納稅，不易逃漏。其實所謂合理負擔，也就是攤派制度，共有四種攤派辦法：一、鄉村攤派；二、各縣攤派；三、商戶攤派；四、民戶攤派。這樣一來，各色人等，無論是農民，手藝人，商戶，老百姓，……統統都給攤派到了。計劃之周密，就是陝甘甯邊區政府，也是萬萬趕不上的。

攤派以外，還有二十六種捐稅，有的是政府徵收，有的是游擊隊徵收，也有的是羣衆團體徵用，性質不同，種類各異。現在列表如下：

名稱	徵收機關
田賦	邊區政府

在西北原野

在西北原野

棉花稅	土布捐	被褥捐	鞋捐	救貧捐	慰勞捐	優待抗屬捐	商戶捐	富戶捐	救國公糧	救國公債	田賦附加
稅局	同右	同右	游擊隊	同右	同右	同右	同右	羣衆團體	同右	同右	同右

菸酒稅	同	右
鴉蛋稅	同	右
印花稅	同	右
土貨出境稅	同	右
改貨入境稅	同	右
營業稅	同	右
牙稅	同	右
屠宰稅	同	右
斗捐	農救會	

經過這樣嚴密的捐稅網和點滴不漏的攤派制度，新邊區政府的積金運動，成績確有可觀。即以阜平一縣為例，在八路軍未到以前，歲收錢糧約一千餘兩，邊區政府成立後，竟驟增至七千餘兩，這不是可驚的成績麼？

我於是寫了一篇通訊稿回去，標題是邊區的新捐稅政策，極力闡明合理負擔的意義。我解釋邊區政府如何豁免各項苛捐雜稅，而代以合理的新稅，因此稅收日增，人民亦得安居樂業。實爲新政府的絕大成功云云。

十六、邊鈔

以後，我繼續考察山西的金融狀況。渡河後又一件使我詫異的事情，就是這里不能自由行使法幣。我還記得很清楚，當我在永清車站附近的麵館里，飽食一餐以後，付出十元法幣，麵館的老板竟拒絕收受，他說這里的法幣，一定要換成邊鈔，才能通用無阻，說完便吩咐一個約摸十二三歲的童子，看態度大約是他的兒子，持票出外兌換。不過一盞茶的時間，他回來了，手里拿着十張藍色的邊區銀行鈔票，據說一元法幣折和一元邊鈔。

「你們喜歡邊鈔麼？」我問。

那老板望望四面無人，皺一皺眉頭，道

「不瞞客人說，誰喜歡呢？也是沒有法子。」

「邊鈔不是和法幣一樣通用嗎？有什麼不好呢？」

老板抽着長桿的旱煙，笑道：

「客人有所不知，法幣無論在海角天涯，都是通行的，邊鈔就不同了，出了風陵渡，十元邊鈔，也買不到一個雞蛋。」

我沉默的想了一會，又問道：

「你們既不喜歡邊鈔，就不要使用好了；爲什麼要使用呢？」

「這也是沒有法子，所以現在——這裡的老百姓都是搶着藏法幣，邊鈔一到手，就趕快向——外——老板還沒有說，那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就很激奮的嚷道：——」

「爹，總是這樣說，除了王二表叔那些自私自利的米商們，誰還那樣呢？」一面又對我解釋道：

「我聽見小先生說，邊鈔是爲了對付敵人的，因爲敵人要套法幣，換外匯，所以我們就

不許用法幣。

後來我在這里時間稍久，看見邊區政府頒發的第二十一號指示信，才知道禁用法幣政策，也是「萬萬積金運動」的一種重要手段，對敵作貨幣競爭的意義，實在是沒有的。第二十一號指示信名為「關於粉碎敵偽貨幣陰謀的指示」，共有辦法六條：

一、加緊執行我們的貨幣政策，絕對禁止法幣外流，我們要保證不讓敵人吸收一張法幣去。如有攜帶中央中國交通三行鈔票出境者，一經被查獲，除全部沒收外，並以漢奸論罪。無論軍民查獲，一律提獎十分之一。

二、邊區內部貿易，一律以邊鈔為本位，持有法幣者，於交易時須兌換邊鈔。違者法辦。

三、本區商人向區外購買必需品者，應先向縣區政府登記，由邊區銀行兌換邊鈔，出外購買，絕對不准攜帶法幣出境。其有貪圖私利，不顧民族利益，故意違犯者，按照第一條規定處理之。

四、對於輸出土貨的商販，應加強統制，我們要他們儘可能的把法幣吸收回來，或換回本區內所需要的貨物來，絕對不准收用偽鈔。

五、我們仍然加緊進行兌換法幣運動。凡民衆存有法幣者，均應勸其速向各地政府或銀行兌換邊鈔，以免法幣外溢。

六、對敵區同胞，要加緊進行宣傳，鼓勵他們保存法幣，不去兌換敵偽鈔票。

根據以上各點，歸納起來，邊區對法幣的態度如下：

其一、是禁止法幣外溢；其二、是禁止法幣在邊區行使。我是不懂經濟學的，禁止法幣外溢，是不是對敵貨幣戰最有利的的手段，我還不能夠判斷。但是禁止法幣外溢的區域，連未淪陷的地方也包括在內，這個意思我是懂的，這就是邊區政府吸收法幣的一種政策。試看邊區以內，只准行使邊鈔，人民一定要兌換法幣，才能互相交易，這種種措施，不是吸收法幣的手段麼？原來法幣是可以折換外匯的，邊區政府爲了套取外匯，達到萬萬積金的目標，就不能不採取禁止法幣行使的策畧了。

我又寫了一篇通訊回去，標題是邊區對敵貨幣鬥爭的政策，我描寫人民如何熱烈地擁護這種政策，並指出邊鈔在人民間的信用日漸增高。每一個工人、農民、知識份子都樂於接受邊鈔，祇和漢奸托匪和頑固份子才堅持保存法幣。爲了貨幣鬥爭的勝利，我們應該讓法幣集中由政府手里！——我用這個口號作爲第三篇通訊的結束。

十七、仙女牌的香煙

自從投身記者的生活以後，在我個人的習慣上，確實發生了很大的改變。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改變就是我漸漸養成吸煙的習慣，一則因置身交際場中，不論訪問什麼人，總免不了烟茶相敬；二則呢，每天奔走四方，回來以後，精神上很感疲乏，又沒有其他的娛樂可以調劑，這時候就需要一枝烟了。

我還記得一段香煙的故事。那時我正搭車北上，路過代縣，因爲讓軍車通過，在路旁停了將近五小時。我下車時，慮例買了一包仙女牌香煙和僧帽牌火柴，燃着以後，和烟店老板

「你們這裏沒有美麗，也沒有白金龍？」

老闆睜大了眼睛望我，好像不大明白我的意思。等我說明美麗也是一種香煙的牌號以後，他才恍然大悟道：

「我們這裏祇有仙女牌，先生。」

「仙女也很好，絲綢、味也純。」我表示贊揚的意見。

「是東洋貨呢，僧帽牌也是。」

「不會罷？」我露出一副懷疑的神氣，我不相信 區政府境內，會有敵貨出售。「政府不是嚴禁敵貨嗎？」我懷疑的問。

「千真萬確，仙女是千真萬確的日本貨，——是天津日本煙廠製的。」老板的答案非常肯定，同時又指着對面的廣貨舖說道：

「那裏面的草氈色的斜紋布，玻璃杯子和絲襪，也都是東洋貨。」

「這樣多東洋貨嗎？」我問

「唔。」

「政府不查禁嗎？」

「是政府買的，是我們從貿易局買來的；——貿易局就是政府——你說是不是？」

「不從貿易局買呢？」

「你說是私賣？」

「唔，我說你自己從商舖批發。」

「那叫做私賣——那是要受罰的。」

雖說吞煙舖的老板是一個誠懇的人，那隻遲鈍拘謹的眼睛證明他的正直，但我總不十分相信他的報告，我以爲他一定在什麼地方聽錯了，邊區政府絕不會容許敵貨入境的，怎樣會公開販賣，並且採取政府專賣的形式呢？

然而老板並沒有錯，因爲探問了幾家商舖，都是一樣的答案。後來我索性進城去，妨問

代縣貿易分局的經理，承他告訴我，這是邊區政府的一種貿易政策，也可以說，是萬萬積金運動的貿易方法，因為敵貨價廉物美，政府實行專賣制度，可以吸取民間的存金。「爲了目的，我們不擇手段。」經理送我出來的時候，這樣結束了一句。

對，爲了目的，我們爲什麼要選擇手段呢？仔細想來，到底不能不承認我的落伍，我的思想還是有很厚的封建色彩，我實在不能談革命。「革命是不擇手段的，」記得王荻曾經解釋過，並舉了很多的例證，我怎麼完全忘記了呢？

於是第三封通訊，就以邊區貿易爲題材，我說邊區實行一種最新的貿易統制政策，配合最新的貿易理論，尤其在戰爭的時候，最能表現戰鬥的精神。比方邊區政府專賣各種戰利品，包括俘獲的敵方日用品在內，因此增加大量的收入，裨益戰時財政，殊非淺鮮，特別值得我們摹倣和注意。我們需要嶄新的貿易理論和技術，邊區政府的統制政策就是最好的榜

標。

十八 百萬擴黨運動

在西北原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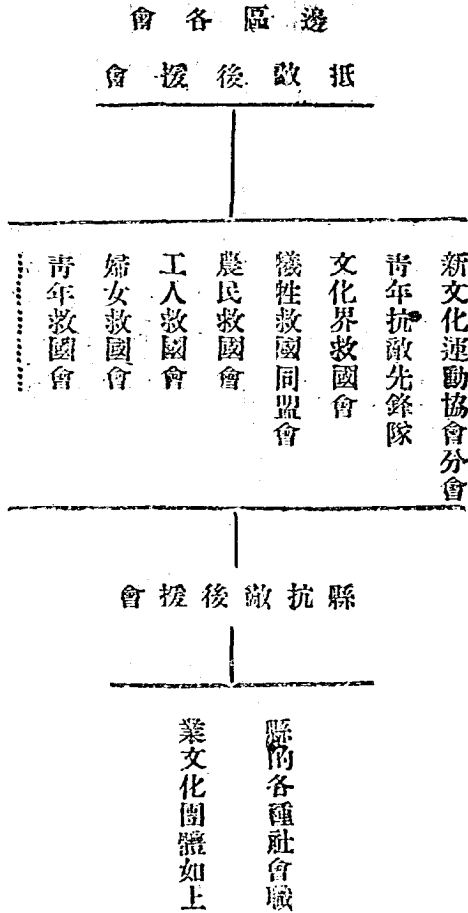
從代縣止車以後，我認識了仇家海同志，他是代縣縣黨部書記。攀談之下，才知道他是去晉北前線慰勞軍隊的，他問我入晉的感想，我坦白地告訴他，我覺得「萬萬積金運動」，在這里進行很熱烈，圖糧計劃也正在雷厲風行，是一種好現象，黨、經濟基礎，也許在短期以內，可以達到一定的水準，實在是令人興奮的事。

你還不知道呢，」仇家海聽完我的意見以後，用補充的態度說道：「百萬擴黨運動，我們也並沒有忽畧，相反地，也許是進行最有成效的一種運動。」

「是嗎？」我高興得跳起來：「我正在搜集這方面的材料，我很希望知道詳細情形，可以告訴我嗎？」

從他的談話里，我知道了擴黨運動，的確很有可觀。在這里，黨的最高指導機關，是晉察冀邊區黨委會，對外我們稱爲邊區教育委員會；其下爲省委會，對外稱爲教育股或政治研究室；再下爲縣委，區委，小組，都是秘密的；縣委寄設於各縣抗敵報社內，報社的編輯部大半是縣委會人員組織的。

黨的外圍有許多公開的民衆團體，由精幹的黨員從中指揮，發生核心作用。這些名稱團體不同，範圍也有極大的差異，大概說來，邊區統一的救亡團體共有四個，就是農民救國會，工人救國會，青年救國會，婦女救國會。不統一的團體各縣不同，有的地方有產業工人救國會，職工救國會，木工救國會，鑛工救國會等；有的地方有商人救國會，文化界救國會，教育界救國聯合會；河北區有華北人民抗日衛會，晉東北區有犧牲救國同盟會；和尚喇嘛的救亡組織，有青黃兩廟的救國聯合會；少數民族方面，有蒙藏同鄉會，回民救國會等。此外另有兩個新興的團體，非常活躍，就是新文化運動協會邊區分會和青年抗敵先鋒隊。這些外國組織，都由一個統一的機關來領導，就是邊區各界抗敵後援會。關於邊區羣衆組織系統，可列如下表：



黨利用這些外圍組織，積極吸收民衆入黨，據仇家溥的報告，各縣入黨人數不等，以山西而論，大縣約近三千人，小縣亦在六七百人以上。河北黨員人數雖未調查確實，但以每縣平均吸收千二百人計，總數即達十四萬之多。至於動員人數，尤其可驚，在邊區政府直轄各

縣之內，已動員農民六十萬人，工人二十萬，婦女二十餘萬，青年二十餘萬，合計已組織之羣衆在一百二十萬以上。我們根據這個數字，估計全邊區羣衆團體會員數量，當有三百萬，而全華北會員數量，一定在千萬左右，這是何等龐大的數額！

「這真是一種奇蹟！」我對仇同志說：「一年就有這樣的成績，真是飛躍的發展。」不過，「我的老脾氣又來了，我總是不能脫離迂執的小資產階級性情，「這些份子沒有無賴游民在內嗎？」

「唔，誰能說呢？地痞，流氓，土棍，青紅幫，大概總是有，而且成份一定不少。」

「黨不會因此墮落下去，不，我的意思說，黨不會被他們腐蝕退化嗎？」

「誰能說呢！」仇家海還是那句口頭禪，「我們現在需要他們，就要努力爭取他們，在革命過程中，特別是在破壞的工程中，他們有貢獻的。」

「可是將來——將來——？」

我沒有說完，仇家海就明白我的意思了，他很有絕斷的表示：

在西北原野

「將來可以將他們踢出去！」

仇家海同志是勝利了，他是對的，他提醒了我，「爲了目的，不擇手段」，究竟是誰的格言。我們祇要樹立政權，一切可以利用的人，物，或思想，都是該盡量利用，這重量不重質的擴黨運動，確有其有不可磨滅的真理，我們對於任何性質任何品類的人，祇要服從指揮，就應該兼容並蓄。否則我們怎麼能夠達到百萬擴黨的目的呢？

我於是又很高興的寫了一篇通訊稿回去，我說黨正在蓬勃的發育，黨的信用在邊區一天一天的擴大，無數優秀的青年，自動請求入黨，每天黨委會收到成千成萬請求信。黨正在空前的健壯，生長着。「歡迎革命的優秀的新同志，」這是邊區黨部工作人員的口號。

十九、擴軍三部曲

在前線我又親歷了軍隊組織的情形。

二百萬擴軍和二百萬擴黨原是孿生的兄弟。沒有武力就沒有黨，這一點我們早有認識，

所以現在應該談「擴軍」。

在邊區，軍隊分成三種組織，就是外圍組織，基本組織，核心組織三環。人民武裝自衛隊，是外圍組織；基本幹部自衛隊，簡稱基幹隊，是基本組織；老牌八路軍才算核心組織。人民武裝自衛隊，是最普遍的一環，參加的隊員，不論年齡大小，也不論性別和職業的差異，都以不脫離生產為原則，只有在生產工作之餘，才來參加軍事訓練和軍事偵查的工作。大概說來，這一類組織共有六種不同的隊伍：

一、從十一歲到十五歲，不論男女，皆編為兒童隊、負宣傳，站崗，查戶口，慰勞等任務。

二、從十六歲到二十三歲，編為青年隊，負偵察通訊等任務。

三、二十四歲至四十歲編為壯年隊，負擔架，破壞交通，配合作戰，運輸等任務。

四、四十一歲至五十歲，編為守護隊，負站崗，除奸，守望，偵查等任務。

五、十六歲至五十歲的婦女，除自願參加上列各隊者外，一律編為婦女隊，負慰勞，看

護，縫洗等任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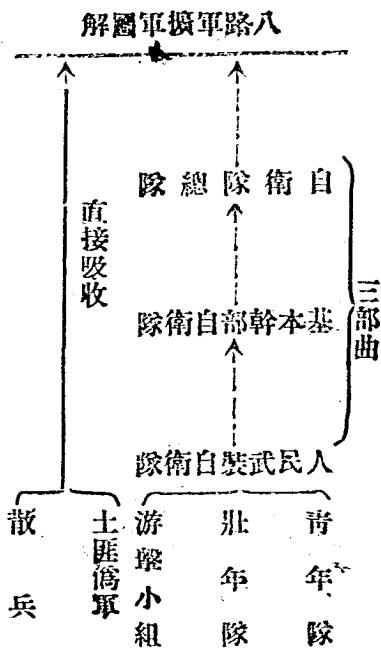
六、選擇精幹的隊員，少則三人，多則十人，成立游擊小組，對內督促各隊工作，清除異己份子，對外配合正規軍作戰。

由此看來，人民武裝自衛隊的任務，頗類似各地的團丁和巡警，不過一般團丁和巡警却是公給的，而邊區却利用人民自己的組織來達到這個任務，所以動員的人數極多，凡是轄境以內的男女老幼都不能免，不但可起軍事作用，而且在政治上，也有很大向影響。

至於基本幹部自衛隊的隊員，則是從人民武裝自衛隊中選拔出來的。他們都須受黨的政治訓練，它的組織大畧與人民武裝自衛隊相似，所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基幹隊須脫離生產，受集中的訓練。他們主要的任務，是捉拿托派，剿緝盜匪，保護政權，配合游擊，受縣政府的直接指導。每縣得按照地方需要，酌設基幹隊三分隊至五分隊，每分隊四十二人，每縣基幹隊人數，約在一百五十名左右。隊員隨時可補充到正規軍去，在這一方面又好像是後備軍。基幹隊以外，就要談到核心組織的八路軍了。在邊區，八路軍共有六個軍區。八路軍的

特點，就是政治重於軍事，政治委員的權力大於軍事負責者的權力，政治幹部必須是黨員，軍事幹部却無此限制。一般說來，官兵的生活都是很艱苦的，但沒有顯著的平等待遇。最高官長月支五元，最低一元，差別很微。不過也很難說，因為，我就知道很清楚，八路軍的長官，享用很豐，有的吸大砲台香煙，有的師長如郭天敏這班人，還會送鑽戒給他的情人，據說是魯藝的女學生。可見得平等一層，事實上並不能做到哩！

八路軍擴充的方式，是先由地方政府，組織不脫離生產的人民武裝自衛隊加以軍事訓練，並派黨員參加，起政治的發酵作用，然後誘致其中積極份子，組織地方基本幹部隊，更加深一層的政治訓練，然後鼓勵他們加入正規軍。這是我們通常擴軍的三部曲，是最合規定的步趨。除此而外，就是收編土匪，偽軍，散兵和煽動國家軍隊的叛變，其數額很不少，且無一定規則。有時臨以威，有時動以利，有時加以脅迫，要看情形決定。爲了易於明瞭起見，現在將八路軍擴充的方式，列表說明如次：



經過這樣兩種擴張軍的方式，紅軍數量確有迅速的增加，一年以前，渡河入晉的紅軍，不過兩萬人，現在已增至二十五萬人，超過十二倍，這些增加的份子，在我的通訊中，自然都是些英勇的壯丁，並且說是爲了信仰馬列主義，才來獻身民族革命事業的。「紅軍的健壯生長，是抗日勝利的最大保證。」我在通訊稿的前面加了這樣的標題。

二十一、三民主義新政治

從前線回來以後，我寫了一篇總報告，名爲三民主義新政治。根據宣傳綱領第一條，「借三民主義口號宣傳馬列主義的辦法，我解釋邊疆政府爲何採取民生主義的手段，實行合理化的負擔，完成千萬回疆運動；我證明邊疆的捐稅政策，貿易政策和金融政策，完成符合國防的經濟理論，與中山先生的經濟民族主義，恰是殊途同歸。所謂萬萬積金運動，也就是集中民族資本的一種運動。我又詳細說明「擴軍」和「擴黨」的方式，完全建築在羣衆基礎之上。「黨」因此成爲百分之百的人民政黨。「軍」成爲百分之百的人民軍隊，這自然是民權主義的澈底實現，「邊疆正走向革命的三民主義途徑，邊疆是抗日民主的根據地。」我努力使每一個讀者，都能從我的報告中，得到這樣的結論，相信我們確在奉行三民主義，這樣我們就可以造成全國良好的觀感，假使民衆有怨憤的話，無形中也轉移了方向。

二十一、第八十三號指示信

在西北原野

北方是多沙的，入秋以後，風沙更多了。我原想休息一兩月，將此行感想，詳細寫一部遊記，寄回社里發表，也算是我個人的一種記錄。但是我剛寫完第一章的時候，就收到黨部第八十三號指示信，使得我不能在安居晉中一隅，指示信要點如次：

鑒於目前抗日戰爭，期待蘇聯援助的成份增加，我們應該把握千載一時的良機，努力實現下列計劃：

- 甲、打通陝北晉北和冀北。（所謂三北政策）
- 乙、澈底肅清兩區內一切障礙，並雜色軍隊與地方團練，榆林區亦在內。
- 丙、加強邊區軍政設備。
- 丁、加強邊區對外情報與反間諜工作。
- 戊、審查各級職員與黨員成分，澈底肅清內部不穩份子。
- 己、要在國民黨後方佈置軍隊。
- 庚、招收新幹部，向國民黨建立內線。

二、今後工作方針

甲、政治方面，採取主動進攻方式，對中央對領袖示好，對下層黨政軍打擊和進攻，以拉頭打腳的手段去進行政治鬥爭。

乙、軍事方面，要找出優良機會，用多數力量打擊對方最頑固的部隊，並須消滅其小團體，抓住時機，不要害怕磨擦，並應該造成必要的磨擦。

丙、我方的策畧是一面交涉一面準備，統一戰線有破裂可能，關中分區應迅速完成訓練新兵計劃，我方態度死不讓步，準備戰爭。

丁、本黨領導之軍隊。在戰區對中央軍的態度，以日軍勢力為轉移，日軍較我雄厚，即向中央軍讓步，反之即壓迫中央軍，以增我軍實力。

第二天深夜，我又接到社里電報，文字很簡單：「注意新事件發生，隨時詳報。」我將指示信和電令合併參看，知道目前形勢相當嚴重，大約我黨的四項運動，已經達到一定的程度，可以發動進一步的攻勢了。可是我應該向那一方面注意呢？晉察察邊區相當遼闊，可以

發生事變的地方太多了。我仔細考慮很久，終不知往何處爲宜。這個疑團，在我收到社里第二封電報時，方才獲答案。第二次電文道：「遠去冀西察看」，目標既然決定，我便整理行裝，準備東去。

二十二日張蔭梧逃走了

果然，我還沒有越過娘子關，就聽見紛紛謠傳，張蔭梧部隊瓦解的消息。張蔭梧是河北民軍總司令，又是省政府民政廳長，主持三民主義青年團河北支團，非常出力，一向被我們看做死硬派和頑固派。前些日子，我看見河北黨委會的情報，曾經提到過他，說他一日在河北，黨的勢力一日不容易伸長，此人是在必除的，那麼這次謠傳，也許不是完全無因吧？

我入了河北境，在井陘住宿一宵，就證實了謠傳的確實。先是民軍總隊特務營，駐紮北馬莊，負責指揮各縣軍民，組織偽軍到處作戰，不啻是河北軍隊的樞腦。我們知道要驅逐國民政府的勢力，不許存在河北，一定要打擊特務營。賀龍同志先就兩方形勢，作了一個詳細

報告，和攻擊計劃，得延安中央批准。以後賀龍就陸續暗中增兵，有的是化裝而來，有的是很野外混帶入城，漸漸增至兩團左右，預計較特務營兵力超過兩倍，就在前月星夜裏動手，包圍該營，兩夜之間，得與完全的勝利，將特務營全體繳械，民軍總部人員大半就俘，祇有張蔭梧隻身脫逃。

「逃走了嗎？」我聽那個縣黨委講的出神，插嘴問。

「逃了！」那非匪的黨委回答，聲調好像很婉情似的，「不過我們佈置得很週密，」他的情緒又激奮起來，「立刻我們有劉伯承的二九師。呂正操的青年縱隊，合計五萬人，包圍冀西全部民軍，他們首腦都已經潰散，無人指揮，完全不能作賊，被我們殲滅將近六萬，內中聽說還有一千青年團的團員。」

「張蔭梧呢？」

「逃出河北了。」

「真有趣呢，我就沒有見着，」我表示遺憾的作了一個結論。

當晚，我高興得沒有入睡，密想黨黨的勢力飛躍的擴展，革命快要成功了。「二分抗日，二分應付，七分強大自己」，這策略真是不錯。成功以後，我該做什麼人呢？

我苦苦沒有想出適當的人物來。

二十三、摩擦專家的失敗

兩天以內，我繞過石家莊，到了綏皇，正赶上馬裕事件。

原來民軍十一旅，在馬裕駐防，十八集團軍爲了擴大戰果保證勝利起見，乃於擊潰民軍總部以後，緊隨着實行掃蕩政策，十一旅就成爲我們掃蕩的對象。我在井陘得到這個消息，趕着去見賀龍師長，要求隨軍探訪的便利，賀龍同志很爽快的允許了。我們這一師是從深縣開到平漢路西，向東壓迫的，據參謀部的情報，同時還有劉伯承部由青城暴落一帶而來；青年縱隊則由邢台漿水向北急進，完成三面合擊的形勢。我們到馬裕最早，十一旅於兩天以前退至長沙去了。我們還是緊跟不捨，追至長沙，劉伯承也正趕到，腹背合擊，就將十一旅

全部解決，俘獲彈藥十餘萬發和重慶運到的法幣廿萬元。我於槍聲停止以後，立刻跑到鎮上去察看，祇見土壤里東倒西歪的灰色屍體，正有三四個十八路軍的士兵在他們身上摸索。一個人好像撈到什麼揣在袋裏，另一個嘆道：

「同志，平均分配呀！」

走到街上，祇看見敗壁頽垣，滿地鐵絲網和破碎的瓦礫，真是淒涼的景象。還有些受重傷的，垂死的民兵，倒在什麼雜貨舖前面，不住的呻吟。我粗畧的估計一下，大約死者將近八百，重傷的一二百人，不久都通通拉到土壤里去掩埋了。

夜晚師部舉行聯合慶祝會，打了一次大牙祭。席上，青年縱隊隊長呂正操和賀劉發生爭執，原因是爲了戰利品分配問題。呂要求三股均分，賀劉不肯，他們的理由也很充分，呂部並沒有參加戰鬥，不能坐享權益。談到結果，呂祇得法幣四萬元，作爲行軍損失的抵補，至于彈藥，則完全歸賀劉支配，一直關到黎明，方始盡興而去。

我於寫了一篇通訊回去，標題有兩條，上款是「國民黨摩擦專家挑釁失敗」，下題是「

贊皇民衆熱烈歡迎八路軍。至于內容，大家可以從標題中想到，我也不必詳細敘述了。

二十四、魯村事件

後來我又繼續參加很多次的戰鬥，經過情形，大畧與馬裕事件相仿，總歸是八路軍勝利。這個意思，也並不是說我們的軍隊，一定比國軍強。平心說一句話，在組織上和器械上，中央軍恐怕要優於我們，就是訓練上，也決不遜于我們。我仔細追究致勝的因素，大約不外三點：（一）我們能够把握時機，在短期內集結優勢的兵力；（二）我們以「抗日」為次要，以「打擊國軍發展實力」為主要，有時甚至可以不顧抗日，專力的進攻，中央軍則不語，他們以抗日為主，不能不受日軍的牽制；（三）我們長於策畧，使得中央軍的將領不防備我們，在兵書上，「攻其無備」也是制勝的戰畧哩。

這樣我們解決了朱懷冰的九十七軍，殲滅了石友三孫良誠的部隊，槍殺楊懷珍，逼走鹿鍾麟，席捲了整個河北未淪陷的地方，並且漸漸擴充到山東來了。最有趣的，就是活捉沈鴻

魯事件。那一次我是在徐向前軍中，此外還有十八集團軍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支隊，集結在博山蒙陰沂水一帶，向山東省政府所在地魯村進攻，逼近省府的時候，沈鴻烈以為大敵當前，可免內部糾紛，還派一個什麼專員來開談判，說是日軍迫近，應該此協調。那知道我們大喊活捉沈鴻烈，把他喊走了。沈鴻烈也真的怕捉，狼狽出奔，我們就佔領了魯村。後來不久日軍果真從新博泰犯，我們為避免犧牲，方從魯村撤退。「對國軍要比對敵人更緊張的進攻中，這個原則，我們是嚴格遵守着的。因此有人批評我們「外濟內擊」，雖是惡意的諷刺，却也有幾分真理。

關於魯村事件，我很巧妙寫了一篇報告回去。我說是頑固派沈鴻烈部的防地，當敵人進攻的時候，十八集團軍，就通知省府，提議共同保衛的辦法，不料沈鴻烈拒絕援助，不久魯村失陷，沈都不抵抗逃走，等到十八集團軍趕到，已經無濟於事。所以我們為了抗戰的前途，無論如何，必須堅持團結，堅持合作，堅決反對頑固份子云云。

二一五、河北水災

在西北原野

正在八路軍節節勝利的時候，河北發生了空前的水災。滹沱河，永定和河衛，河好像是瘋狂了的婦人，都從舊日的堤防里衝決出來了。河北平原頓時成了澤國，大水淹沒了高粱，爬上屋簷，漸漸快要越過兩層樓的屋脊了。

人和畜都在水上飄流，大約距離一兩里路的光景，總有些木板木盆或什麼草筐之類，搖蕩蕩地飄過來，又搖搖蕩蕩的飄過去。天氣是一天一天的冷起來，風刮着像吹號似的，民衆要在飢饉中捱過冰雪的嚴冬，這是多麼淒涼的景象呀！

雖然我們盡量說明，這次水災是日本鬼子的毒計，鬼子在上游決了堤，要淹沒中國的土地和中國的人民，我們應該找鬼子復仇。但是災民們顯然無心理會，「抗日」的口號再不能號召他們了，倒是中央派人前來放賑的消息，很能得到他們的同情，我每次從災區走過，總有二三十人圍着我問：

「你是從重慶來的嗎？」

「唔。」我含糊糊地答。

「帶了多少賑款來呢？……」

「唔……」我祇好逃走了。

這種情形使得我發生一種感想，我知道水災對於我們是不利的，人民再不能夠用空話滿足，除非我們立刻救濟他們，但是我們的萬萬積金運動沒有成功，怎有餘款救人呢？果然不久延安有訓令來，「爲政治關係，我們不能讓國民政府放賑員到災區來，必要時寧可武力阻止」。這個訓令是對的，我們不能救濟災民，至少也不讓別人做，寧可讓人民飢餓和死亡，否則，河北的人民要對我們喪失信仰了。

不久我聽到河北省府賑務員馮介被害，和中央特派賑災員余心清遇劫的消息，恰巧與我們的政策相合，後來證實果然。十八集團軍游擊小組幹的。「毒蛇在手，壯士斷腕」，這種快刀斬亂麻的決斷，真不愧是革命的精神。

關於放賑人員遇害事件，我一共寫了兩篇通訊，第一篇標題是中央放賑人員失蹤，第二篇是十八集團軍搜捕兇犯。至於賑款數目及河北人民嗷嗷待賑情形，我是一字未提。

二十六、璜第真的遇難了

不知不覺一年快過去了。在這一年以內，敵人佔領了武漢，深入中國腹部，抗戰進了更嚴重的關頭，不過另一方面我看見過邊區的財政却日臻鞏固，黨務日益發展，軍隊也是一天一天的擴充。尤其在政治鬥爭方面，我們採取了嶄新的武器，結果總是戰勝了國民黨，三北政策已經部分地實現了這些事情，都在說明黨的成功，革命高潮也許不久就要來到了！

我懷着這種心情，從河北回到山西，準備渡河折返延安去。在隴汾我停留一宿，收到老趙寄至黨委會留轉的兩封信，使得我要急迫地回去。老趙第一封信是去年十一月五號寄的，信上說：

「璜弟消息不明，恐已遇難，盼速來拘邑。」

第二信是今年一月八號寫的，信上說：

「璜弟已死，盼來拘邑三山鎮王華明家尋找，共商後事」。

璜弟真死了嗎？一年來我流浪在北方原野，已經忘記我們共患難的小弟弟了。現在他的死訊又重新把一切的記憶召回來。璜弟是那樣的活潑，正直，勇敢的孩子，璜弟的母親——我的姑母臨別時含淚的叮嚀，璜弟的信……這一切我都不能再想，但又不能不想，我祇覺得摧天陷地的哀痛！誰害了璜弟？我要爲他報仇！

然而自一月以後，老趙怎麼又沒有信來呢？現在算算將近半年了。我真對不起老趙，他定等得焦心了，他會不會走了呢？

我更加急迫地要回去。

二十七、老者之言

我向社裏請准了病假，披星戴月的趕回去，因爲是黨裏最忠實的新聞記者，沿途得到不少便利，所以在一個禮拜就趕到祖邑，尋到三山鎮，同明一家四開間的瓦屋，是王華明的家。輕輕叩了門，有一個土布短裝的老者走出來。

「是王華明的家嗎？」

「唔，他出外去了，半年前就出去了。」

「請問有沒有——一個姓趙的——是王華明的朋友？」

「姓趙的？沒有——他從來不認識姓趙的朋友。」

「奇怪了。」我喃喃地說：「我弄錯了，對不起，老先生。」我正拔步走的時候，老者忽然想起了甚麼事情，問道：

「你不是姓文——你是文生？」

「是的，」我也用警奇的眼光回答他：「我是從山西來的！」「文生居然來了！」老者

說着不住的打量我，一壁讓我進去。「客人遠來辛苦了。」吩咐他的女人燒麵湯。

原來這位老者就是王華明的父親。

「趙先生和小兒是頂要好的朋友，半年以前，他們是整天在一起的。不過，客人，你來的太——太晚了。」

「怎麼？」我焦急地問。

「趙先生被人害了。」

「不會吧，你是說他有一個朋友被害了？」

「是他，不錯；他和他的朋友都被人害了，他的朋友比他早。」老者肯定地答復。

祇覺得眼前一筆眩暈，半響說不出話，——完了，老趙也完了。我什麼都看不見，祇覺得眼前一片黑暗。

二十八、老趙和璜弟都是托派

等我稍恢復正常的時候，老者才慢慢地告訴我，璜弟是邊區政府捉去的，據說有一個姓王的告了他，說他是托派，送他到集中營去，他的態度仍舊很囂強，不承認自己是托派，後來就被槍斃了。

「趙先生真是一個好人，」老者繼續說：「他前後牽了榆邑三次，以前沒有發生甚麼，

應當是他的朋友失蹤了。後來才證實遺害的消息。

「證實以後，他有甚麼舉動呢？」

「別人都勸他算了。政府槍斃的，就是冤枉，也沒辦法，他可不聽。一定要到學校裏去，召集一般學生，宣布他的朋友冤死的情形，要求政府懲辦陷害人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沒有回家，他就失蹤了。」

老者說着不斷的嗟嘆，表示無限同情。

「那麼他也許還活着。」我又發生新的希望。

「不會罷，」老者說：「因為後來邊區政府公佈，他和他的朋友都是托派，是漢奸，是被派來破壞抗戰的。這種人應該毫不留情的消滅他。」

「那麼他們就在托派的罪名之下被屠殺了？」

「唔。」老者很沉痛的聲音。

二十九、我的懺悔

我走出王家的時候，脚步異常的沉重，我不知道應該走到那裏去，也不能分辨方向，祇是沉沉的想：「這樣的純潔的青年，輕輕加上托派的罪名，就給犧牲性命了，這總不是好政策吧？」

驀地里，我想起新聞政策來。

一年多來，我不是在執行這種政策嗎？我努力顛倒黑白，輕輕給人戴帽子：邊區政府在搜括農民，我說是合理負擔，是實行民生主義；邊區政府在私售仇貨；我說是經濟抗戰；邊區政府在迫逐沈鴻烈，我說沈鴻烈拒絕八路軍的援助；邊區政府謀殺中央放款員，我說是土匪幹的，……一年多來，我努力的，不就是這種工作嗎？

如今同樣地。我的朋友，我的表弟也在這種政策之下犧牲了。

我怎麼對得住他們？我昧了良心，不擇手段的行爲，不應該對他們負道德上的責任嗎？不，就是對淪陷區域的同胞，對抗戰將士，對那些在水深火熱中的災民，我能够毫無愧怍嗎？

我賣了國家，賣了同胞，賣了我弟弟和朋友，祇爲了個人的野心慾望。我真是千古百世的罪人，總是傾盡黃河之水，也不能洗滌我的罪惡了。

三十、請你們裁判罷

不久我就逃回邊區，再也不願接受這樣的光明。

我是一個人悄悄走的，三個人抱愛國的熱情而來，如今祇一人懷着永生的遺憾而去。北方的風沙也更加尖利了，彷彿在嚴厲的懲罰我似的？

我沒有方法代換弟弟報仇，也不該爲老趙雪恨，更愧對西北含冤忍憤的軍民的英靈，因爲我自己就是謀殺他們的兇手。

我現在回到真實的世界來了，但心內的責備一天一天的加重，我沒有方法卸脫我的罪過，惟有把參加謀殺政策的經過，毫不掩飾的吐供出來，靜候應得的處罰，公平的讀者們，請你們裁判罷！

1182
3/12/30

廣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處字第二〇二六號

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再版

在西北原野

每冊實價壹圓肆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著者 濟 文

印行者 勝利出版社陝西分社

西安書院門公字一號

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陝西分社

西安各大書店

版權所有